

至暗時刻

我一生都聽說基督之死是歷史的中心事件。聖經也證實了這一點，不是嗎？保羅說：“我斷不以別的誇口，只誇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”

（加拉太書 6:14）以及「因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；在那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。」（哥林多前書 1:18）

我們唱了很多關於十字架的美麗歌曲。

我愛那座古老的十字架，裡面有我最親愛的人和最美好的事物。
一個充滿迷失罪人的世界被屠戮

所以我會珍惜這古老的、粗糙的十字架。

直到我終於躺下，我的戰利品都已歸我所有；
我將緊緊抓住那古老的、粗糙的十字架，
總有一天，它會被我換成王冠。

另一首歌唱道：「我空手而歸，只依偎在你的十字架前。」那古老而粗獷的十字架豎立在一座名為「各各他」的山上，那裡因瀰漫著死亡的氣息而臭名昭著，以至於它還有另一個名字，叫做各各他，意為「髑髏地」。

在猶太教大祭司面前經歷了一場虛假的審判後，耶穌又被誣陷到一位名叫本丟·彼拉多的懦弱的羅馬總督面前。彼拉多戰戰兢兢地放棄了自己的職責，將耶穌交給他釘十字架，同時還象徵性地洗手，撇清了所有關係。耶穌遍體鱗傷，身穿嘲諷的紫色長袍，頭戴荊棘冠冕，步履蹣跚地走上山坡。星期五早上九點，他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了。三個小時裡，他一直聽到山下人群的嘲弄和嘲笑。「猶太人的王？哈！他救了別人，卻救不了自己。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兒子，那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！」

正午時分，怪事開始發生。一種詭異的黑暗迅速蔓延，最後變成漆黑一片。彷彿有人關上了門，熄滅了燈，說：「你失去了世界的光明。」黑暗持續了三個小時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靜籠罩著整座山丘。「到了第六時辰」（即正午），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第九時辰」（即下午三點）。「到了第九時辰，耶穌大聲喊著說：『以羅伊，以羅伊，拉馬撒巴各大尼？』」意思是：『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』（馬可福音 15:33）

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希臘原文「呼喊」這個字可以翻譯成「咆哮」。這個詞也用來形容獅子的咆哮。他在十字架上咆哮著：「以羅伊，以羅伊…」許多人都不明白他在說什麼。下一節經文說：“他為什麼呼求以利亞？”不，他沒有說“以利，以利”，他說的是“以羅伊，以羅伊”（我的神，我的神）“拉馬撒巴各大尼”（你為什麼離棄我？）

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七句話中，這句話最為關鍵。他說的其他話，你幾乎都能預料到他會說，不是嗎？但如果你了解耶穌的生平，你幾乎也能預料到他會說：“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麼。”他看向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牧人，說：“今天，因著你的信，你將與我同在樂園裡”，這並不令人意外。他低頭看著他的母親，指著約翰說：“看哪”，這當然也不會讓我們感到驚訝。

「你們的兒子，兒子們，看，你們的母親。」這些話自然會出自耶穌之口。

但這不一樣。他被吊在那裡，俯視著行刑者。當然，這很寬宏大量，當然很仁慈。但這是一種呼喊，一種絕望的呼喊。

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”

在十字架下，他們不明白，直到今天，許多人仍然不明白。他到底在說什麼？

1. 一聲悲傷的呼喊。你知道籠罩大地三小時的黑暗代表著什麼嗎？在聖經中，黑暗總是象徵著邪惡。「光來到世間，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光倒愛黑暗。」（約翰福音 3:19）撒旦的國度被稱為黑暗的國度。（西 1:13）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在數十處經文中，光象徵上帝的同在和榮耀。那天黑暗的降臨，象徵上帝的缺席。

當上帝，也就是父親，轉身背對著我們時，就好像祂在提醒全世界，祂自己無法直視某些事物。

你知道我們關注的是耶穌的呼喊，但我常常想知道，當黑暗蔓延，呼喊聲響起，當天父聽到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」時，他的內心在想些什麼。那是一聲令人心碎的悲傷呼喊。

2. 分離的呼喊。讓我們直擊核心。耶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」這句話記載在詩篇22篇1節。一些學者說：「哦，神就在那裡，耶穌只是引用經文來應驗預言。」不，這遠不止於此。

有趣的是，這裡使用的動詞與保羅在提摩太後書4:10中用來描述他以前的同伴底馬的動詞完全相同。「底馬愛這世界，離棄了我。」這個字的意思是「拋棄」。它的意思是離開，逃離。耶穌呼喊道：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」你為什麼離開我？為什麼把我留在這裡？在永恆中，第一次發生了你所能理解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。聖父、聖子和聖靈，永恆的三位一體的神，分裂了。

神性之所以分裂，是因為耶穌與父神分離了。這種情況以前從未發生過，以後也不會再發生。

上帝為何要拋棄耶穌，更何況是現在，任何時候？耶穌究竟做錯了什麼？

答案是：什麼都沒有。完全沒有。你看，錯的不是他做了什麼，而是他願意為我們的罪付出什麼。聖經中有一句偉大的經文解釋了這種呼求：「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得了醫治。」請看這節經文的前半部分：「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。2:24)你看，這就像全人類的罪孽都被堆積成一座巨大的、散發著惡臭的、污穢不堪的污水堆，傾倒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身上。以一種我們甚至無法理解的方式，世上所有的罪都被加在了耶穌的十字架上。「神使那無罪的，成為罪。」(哥林多後書 5:21)

「罪的工價乃是死。」(羅 6:23)希臘原文的「死」並非指終結，而是指分離。因此，我們會在多種不同的語境中使用它。當一個人肉體死亡時，他並非就此終結或不復存在，因為他的靈魂會與塵世的軀殼分離。

死亡的本質就是分離。羅馬書6:23所說的，為贖罪而死的死亡，並非肉體的死亡，也不是靈魂與肉體的分離；它是與上帝的分離。這令人恐懼，這是永恆的。

還記得浪子的比喻嗎？當那個浪子深陷罪惡時，他在哪裡？他與父親分離了，不是嗎？他遠在異鄉，沉溺於罪惡之中。當浪子回到家時，父親轉向另一個兒子說：「你這個兄弟是死的，現在又活了。」父親說他「死」是什麼意思？他並沒有死。不，他確實死了。他與父親的愛分離了，父親一定也無數次地懷疑他是否還能回家。我們稱為耶穌的神的兒子，與天父分離，並非因為祂自己的罪，因為祂沒有罪，而是因為祂承擔了我們所有的罪。

對十字架，尤其是對這聲呼喊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」的最佳詮釋和最佳解讀，見於利未記16章。舊約是幫助我們理解新約的導師，因此利未記16章也應幫助我們理解這聲來自十字架的呼喊。以色列人獻祭了三次，分別用了兩隻山羊和一頭公牛。首先，獻上公牛是為了贖亞倫的罪，好讓他能為百姓代求。然後，獻上一隻山羊，為百姓的罪。第三隻祭牲，也就是第二隻山羊，被帶到百姓面前。「亞倫為至聖所、會幕和祭壇贖罪完了罪，就要牽那隻活山羊來，按手在活山羊的頭上，承認以色列人一切的罪惡和悖逆，就是他們一切的罪，把這些罪都歸在山羊的頭上。他要在那隻山羊送去……」

把他們所有的罪都交在指定的人手中，帶到曠野去。這隻山羊要背負他們所有的罪孽，帶到荒涼的地方，那人要把它放逐到曠野。」（利 16:20-22）

現在你明白了嗎？人們會牽來一隻山羊，亞倫會把手放在山羊的頭上，說：「我們所有的罪都歸在這隻山羊的頭上。」所有的淫欲、所有的奸淫、所有的謊言、所有的偷竊、所有的流言蜚語、所有的仇恨以及其他一切罪惡，都被象徵性地加在這只山羊身上。然後，會有人牽著這隻山羊，直到它走到沙漠深處，再也找不到回營地的路。這時，那人會用鞋子或涼鞋踢山羊一腳，說：「滾開，走開，消失吧。」你知道嗎？我們英語中的「替罪羊」（scapegoat）一詞就源自於這段經文。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卸給第三者？這真是一個荒謬的傳統。

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1500年來，以色列人一直遵守這條誡命。他們把那隻替罪羔羊送到曠野，象徵罪惡的消失。

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整整六個小時，對他來說彷彿過了六千年。就像被遺棄在沙漠裡的山羊一樣，他孤單一人。他呼喊道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”

3. 替代的呼聲。「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得了醫治。」（彼得前書 2:24）「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得了醫治。」「神使那無罪的，替我們成為罪，我們為我們成為罪，你們得了醫治的嗎？」

這真是不可思議。上帝竟然把那些原本無罪、聖潔、純潔無瑕的人，變成了像污水一樣污穢的人。然而，當我謙卑順服、憑著信心來到基督面前時，上帝卻將耶穌基督的榮美、純潔和恩典賜给了我。這是人類所能承受的最震撼、最不可思議、最難以理解的思想：耶穌的義竟然轉移到了罪人身上。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」這或許可以被視為一種替代的呼求。

如果耶穌沒有代求，如果一切都順其自然，那麼你我臨終時，在審判日，都會發出這樣的呼喊：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」但耶穌說了這些話，使我不必如此，也使你不必如此。

你可能以前聽過這個故事，甚至可能在大約八年前的《今日秀》節目中見過這個人。但對我來說，這或許是對「替代呼聲」這個概念的最佳詮釋。有一天清晨，我碰巧在《今日秀》節目中看到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·格拉什內維克的男士接受採訪。他們採訪他是因為他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。

奧斯維辛集中營是一個可怕的集中營，位於納粹大屠殺的中心。但格拉什涅維克講述的故事尤其引人入勝，因為他提到了1941年7月奧斯維辛集中營發生的一起越獄事件。每當發生越獄事件時，集中營的指揮官都會採取同樣的做法。為了防止越獄，他會把所有囚犯都召集到院子裡，隨機抽取10個名字。然後把這10個人丟進一個露天的坑裡，用土壤掩埋。他們會被留在那裡，直到餓死或脫水而死。每個人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每天死去。他們開始念那10個名字，第十個被念到的名字是法蘭西斯卡·格拉什涅維克。格拉什涅維克說：「我跪倒在地，開始無法控制地哭泣。我哀求道：『我有妻子，我有孩子，求求你們，求求你們，不要這樣對我。』」突然間，一個名叫馬克西米利安·科爾的人不知從何處走了出來。科爾甚至不是猶太人。他當時是作為同情者被關進集中營的。科爾是1941年2月來的，當時是7月，他已經贏得了“奧斯維辛天使”的綽號，因為他會分享食物，照顧病人，並儘力鼓勵那些受壓迫的人。他開口說：「指揮官，我可以說幾句嗎？」令人驚訝的是，他竟然沒有當場被槍斃。但出於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的原因，指揮官轉向科爾說：“可以。”科爾說：“我可以代替他嗎？我年紀大了，您從我這裡幹不了那麼多活。”納粹分子抓住了這一點，並允許了。馬克西米利安·科爾和其他九個人一起被扔進了那個坑裡。六週後的8月14日，他是唯一的倖存者。他們沒有讓他餓死，而是給他注射了苯酚，他死了。

我不知道格拉什內維克是否還活著，但八年前他還活著。他們採訪他時，他說：「我沒機會跟他說一句話，但我看著他被帶走時的眼睛。他知道我有多感激他。」每年8月14日，格拉什內維克都會回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參加紀念活動。在他家後院裡，有一塊他親手製作的金屬牌匾，他每天都會在上面表達對一位名叫馬克西米利安·科爾的人的感激之情。

我們和法蘭西斯卡·格拉什內維克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。我們不說同一種語言，我們不認識同一群人，甚至連祖國都不一樣。但我們和他有兩點非常相似：有人為了救我們而犧牲，我們都懷著無比的感恩之心度過了餘生。這就是所有基督徒與格拉什內維克的共同之處，儘管格拉什內維克的這種共同之處是肉體上的，而我們的則是精神上的。

他們對耶穌冷嘲熱諷，百般笑。其中有一句話是真的。是的，有一句話是真的。他們說：「他救了別人，卻救不了自己。」這話沒錯。哦，祂當然可以救自己，馬太福音26:53。幾個小時前，他告訴彼得：「你不知道我可以呼召十二營天使嗎？」他當然可以救自己，但他不可能讓那句話完全成立。他救了別人，卻救不了自己。如果他要救別人，就不能救自己。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為什麼離棄我？」這就是祂代贖的呼求。《奇異恩典》第1254課 史蒂夫·弗拉特 1996年3月17日